

又佈忍害挾箇人之私仇。而爲堂門乎。自棄其國民之義務耳。此我所以希望其議和就緒者二也。故其欲尋仇。則仇不易尋。其欲暗殺。則殺從那暗。此正易於議和之大好機會也。若空空放過此大好機會。則議和必難于就緒。其能就緒不知在於何時。此我之希望所以蓬蓬勃勃然。而不能自己也。

辟評時評者之邪說

(始祖)

又曰。(某押舖傳來消息云。前者毆打曾石泉。實未得逞。現乘此機。一定打賚曾石泉。乃息私憤。)噫。爾之所謂某押舖。何字號歟。既有此消息。何不直書其字號。而以某字代之。便是虛偽。此無徵不足信矣。又謂。(有某人大聲疾呼。)是何堂之人歟。致公堂人歟。憲政黨人歟。抑共和黨人歟。無論某堂某黨之人。若是中華會館之事者。皆有權以討論之。又曰。(乘中華會館開闢時。倘使生面人多名。圍困董值。一面騷擾開闢。一面先打曾石泉。以爲雪恨。)我問汝後來開闢時。可見有其事否。若無其事。則是爾無中生有。以誣撻某堂而已。又曰。(更有廖某致書某團峒嚇。)既有峒嚇之書。何不直登于石泉。待衆梓里見其峒嚇之言可矣。爾又不能將其峒嚇之書而佈告。此又無徵不足信。亦是爾誣撻廖某而已。

又曰。(黃孔昭又打電話陳穩宗。謂番禺化專欲打正董與書記。爾兩人可間接着值理。是晚不可到。恐有變事等語。)噫。此語也。欲欺誰人乎。若稍知黃孔昭與曾石泉二人之惡感者。則斷乎不信。蓋曾黃二人。積忿已深。若黃孔昭知有人打曾石泉者。定然喜出望外矣。豈有代抹咀。枉爾自稱爲才智之人矣。

昨七月廿日晚。中華會館選舉新職員事。曾某先請警察數名暗伏四樓。以防僑胞暴動之舉。嗚呼。此等行事。真是千古奇聞矣。溫城兩埠。自有中華會館以來。約有卅載。未聞會館議事而牛暴動者。藉曰有之。是舊歲一見于城采利。亦爾妖黨擅威作福。而有此野蠻之舉耳。試看別人有如爾。妖黨之所爲乎。曾某以己之心度人。妨他人之野蠻。亦如己是以先請警察暗伏四樓者。非爲保公安。實圖保自身而已。會館總理。是衆僑胞愛戴而公舉。責任重而名譽榮。理宜爲總理者。盡公正無私之心。以辦會館之事。方不負衆僑胞公舉之盛意。一出一入。恰恰交接。衆梓里亦必定有無限歡迎。無限親愛。何必出入要警察爲護身符耶。今日曾某到此等地位。其不治與情。概可想見。尚有何面目爲會館總理。而涉足于中華會館之堂耶。爾大公徇同黨之私意。謂(預備警察爲保護治安計)。若保護公共之治安。可以支銷公共之資財。若保護一人之治安。則不能支銷公共之資財。今日曾某可能支得。明日沈某亦可能照式效尤矣。總理是衆僑胞所公舉。而值理亦是衆僑胞所公舉也。總理能支。值理何獨不然。則會館月中所入之慈善款。猶未數會館人員請警察護身之支銷。焉有餘財而作慈善之。

事耶夫中華會館所舉之董值。爲僑胞謀幸福。非爲害黨興利源也。今日曾某做出大拂輿情之事。以致衆怒沸騰。尙之意。作曾某是足智多謀之人物矣。然以予觀之。乃無智孩童而已。

〔未完〕

竺西氏專醫內外科

竺西氏國手妙醫咳嗽內傷吐血症

本報專電
昨日下午兩點十五分鐘接
駐香港訪員專電云

粵省長朱慶瀾於廿七號已離廣州城

其職權暫委粵督軍陳炳焜署理

(重)(要)(電)(報)

清室優待條件問題

上海二十九日電。中央政府對於清室優待條件變更問題。紛議未決。清室屢以復辟非出本意。哀求保全。滿人

上海二十九日電。中央政府。任命王廷璋爲駐墨國大使。公使。查王廷璋。浙江人也。現任外交部總務廳秘書。

王廷璋。任駐墨公使

上海二十九日電。中央政府擬與協約國大借款。磋商尙未就緒。現先向日本借款一千萬元。以鹽稅盈餘爲抵押。

尤形震恐。署理總統馮國璋昨親入清宮。與載洵等。面商優待條件變更辦法。行將決定宣布。

上海二十九日電。中央政府。任命王廷璋爲駐墨國大使。公使。查王廷璋。浙江人也。現任外交部總務廳秘書。

王廷璋。任駐墨公使

上海二十九日電。中央政府擬與協約國大借款。磋商尙未就緒。現先向日本借款一千萬元。以鹽稅盈餘爲抵押。

尤形震恐。署理總統馮國璋昨親入清宮。與載洵等。面商優待條件變更辦法。行將決定宣布。

王廷璋。任駐墨公使

上海二十九日電。中央政府擬與協約國大借款。磋商尙未就緒。現先向日本借款一千萬元。以鹽稅盈餘爲抵押。

尤形震恐。署理總統馮國璋昨親